

【文学艺术】

典型环境与典型人物的“意识流”

——舍伍德·安德森和他的《母亲》评介

刘树蕙, 付宇, 张凤英

(长安大学 外国语学院, 陕西 西安 710064)

摘要:安德森是美国享有盛誉、承前启后、影响深远的现代作家。美国现代文学由于受到欧洲现代主义文学的影响,出现了少有的繁荣,涌现出各种流派,反映了对资产阶级文明的怀疑和否定。现代主义着重表现人的内心世界,多采用“意识流”的写法。“意识流”手法特别适用于畸形人物变态心理的描述。小说《母亲》在应用现代主义创作方法的基础上更重视人物内心世界深层次的揭露。

关键词:现代主义文学;典型化;典型环境;典型人物;内心世界;意识流

中图分类号: I106.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6248(2004)04-0060-04

Stream of consciousness among typical environment and character

Comment on Sherwood Anderson and his *Mother*

LIU Shu-hui, FU Yu, ZHANG Feng-ying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Chang'an University, Xi'an 710064, China)

Abstract: Anderson, who is a modern writer in America, enjoys high reputation and exerts a tremendous influence, serving as a link between past and future. Because of the influence from modernist literature of Europe, America contemporary literature became flourishing with different kinds of schools emerging, which is rarely seen in history. The fact that people doubted and denied bourgeoisie civilization is also reflected. Modernism emphasizes the expression of people's inner world and very often adopts the writing technique of stream of consciousness. Anderson was born in a poor family in a small town. While the America industrialized process, he swiftly he yearned for the simple life in the rural area and believed that the people lost their normal nature and became deformed just because of the “modern life”. The mother, the leading character in the novel *Mother*, and her husband hated each other. She could not communicate with her son effectively. And she lived in a typical environment which was poor, vulgar, putrid and merciless. Unlike creative method of modernism, this novel pays more attention to subtly delineating the inner world of the characters. The method of stream of consciousness is especially suitable for the description of deformed people's abnormal psychology. Her abnormal love for her son and her hatred for her husband are clearly displayed in her prayers. Her obscure two remarks in her prayers reveal her love for her son. At the end of the novel, the son said good-bye to his mother before setting out on a journey, from which Anderson's optimism and humanitarianism are apparently presented.

Key words: modernism literature; typicalness; typical environment; typical character; inner world; stream of consciousness

收稿日期: 2004-02-25

作者简介: 刘树蕙(1957-),女,四川内江人,长安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主要从事应用语言学及跨文化交际方面的研究。

舍伍德·安德森(1876~1941)是美国享有盛誉、承前启后而影响深远的现代作家。但在20世纪30至50年代以来,长期受到冷遇,普遍认为他只是个二流作家。到80年代之后,人们才重新认识了他的价值,对他及其作品的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肯定了他在美国现代文学中先驱者的地位。同时人们对安德森的重新认识在现代文学研究者中也产生了一定影响,研究他的思想和创作特色的著作不断涌现。

美国现代文学是指第一次世界大战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文学发展的一个潮流。受欧洲现代主义文学思潮的影响,这一时期是美国现代文学发展的鼎盛时期。其间产生了许多有重要影响的作家、作品,形成了现代主义的各种流派,如后期象征主义、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和表现主义等,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种种矛盾和精神世界方面的问题,但文学的基调始终带有批判的、彷徨的、忧郁的色彩,反映出对资产阶级文明的怀疑、否定和失望的情绪。

现代主义富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它主要反映现代西方资本主义社会里人为刀俎,我为鱼肉,心怀叵测,世态炎凉的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险恶的“人际关系以及由此产生的精神创伤、变态心理、悲观绝望情绪和虚无主义思想”^[1]。现代主义文学注重发掘人物的内心奥秘,写个人的内心活动、个人的情绪、幻想和幻觉,把艺术描写的重点集中在人物的意识活动上,用时空颠倒、内心独白、自由联想、象征手段显示人物意识流动的轨迹,一般的现代派文学作品大都采用“意识流”的写法。

舍伍德·安德森出生在美国俄亥俄州克莱德镇一个贫穷家庭,14岁就开始谋生,被人称为“打工仔”,还当过兵。他不仅对故乡,对故乡人民有着深厚的感情,而且对人民的生活有着深切地了解,这直接导致了他的多数作品都以美国中西部乡镇为背景,以乡镇生活为题材,塑造了各种各样的“畸形”形象,表达了他“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心情。安德森又生活在美国中西部地区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化的时期,这种转化对小镇人民和作家所带来的冲击和影响,也必然在他的作品中打上了烙印。

安德森做过生意,办过两家企业,但经过一场蜕变,却充任了抨击资本主义工业化的先行者。他厌恶资本主义的现代文明,留恋小生产和乡村简朴而悠闲的生活。他善于把人物复杂多变的不断流动的

心理活动作为描写的对象,笔锋直接突进到人物内心而不是从旁去叙述故事情节、描绘人物语言动作、分析评论人物的思想感情,所以他塑造的人物形象和人们习惯了的传统手法写出来的人物不同。他的视觉形象(如肖像、服饰等)相对模糊,但心理形象却相对清晰,仿佛能够听到他心脏博动的声音。他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人们突然地、普遍地抛弃旧的手工业转向机器为代表的现代生活”^[2]。这些人失去了他们在小城镇和乡村的生活根基,在现代社会里感到紧张,不能相互理解。他们内心深处也在追求生活的真谛,渴望精神上的解放,包括性解放,但总是以失败告终。在安德森看来,这种“现代生活”意味着人们失去自己的正常本性,成为畸形者。他认为:“出于好心设置的机器在无意中为小城带来的灾难,引起了精神遗产的丧失”^[2]。在他的作品里,他在虚构的温斯堡镇上塑造了一群孤独的,互相隔绝的人物形象。这些形象因为孤独而形成畸形,又因为畸形而更加孤独。在安德森的笔下,充斥着“畸人”的小城好像一片“化石林”。生命力、创造性、真与美、爱情与同情都只能以变态的、扭曲的形式体现在“畸人”的身上,表明“在资本主义关系占统治地位的地方,一切生命,一切价值,一切创造性,一切真实自发的人性的体现,都永远消失,犹如远古的“化石””^[2]。正如安德森的传记作者欧文·豪所说:“温斯堡一再暗示我们,在生活表面的背后,变态者居于统治地位,我们看来健康机体的内部是一种严重的病态。”^[3]

二

安德森对美国现代文学的贡献主要是短篇小说。他的短篇小说集《俄亥俄州温斯堡镇》奠定了他在美国文学史上的地位。《母亲》是其中的一篇有份量的作品。如果说工业化、机械化破坏了田园牧歌式的农业,造就了一大批“畸人”的话,那么女性更多于男性,母亲更多于父亲。由于母亲对儿子爱得更深沉、更强烈,如果母亲对于儿子的爱不能表白、不能沟通,就显得更为痛苦。小说《母亲》对其主角母亲各种变态心理的描述,深刻地表达了这一现实。

这篇小说没有完整的情节,所写的似乎都是一些支离破碎的片段,但读完之后,才会体会到它整体的完整和简洁,没有一个片断是多余的。例如:小说一开始就写了伊丽莎白的外貌,“又高又瘦,脸上由于得过天花留下一些疤痕,虽然她只有45岁,但由于说不清楚得了一种什么病,她的心力已经衰竭了。”

为什么未老先衰?后面的篇幅通过多方面的描述回答了这一问题。丈夫汤姆是一个热衷于政治活动、没有能力又狂妄自大的庸俗者。一想到妻子就“怒火中烧,咒骂不已”。儿子乔治是她爱得发狂的人,但感情又无法沟通。她在少女时期“名声不太好”,她渴望爱与被爱,还幻想当一位演员“漫游世界”,她曾经在旅馆的客人中寻找过爱情,但这一切都幻灭了。她从父亲那里继承下来的旅馆也“由于破烂而倒霉”,“杂乱而陈旧”。她看到的只是“那些早已褪色的糊墙纸和地毯”。这就是伊丽莎白的生活环境。小说中描写的另一个侧面,在她与儿子谈话的地方,从窗户“可以看到正街杂货店后面有个小里弄,还可以看到艾布纳·格罗夫面包店的后门”,在那儿简直就是“一幅村庄生活的画面”:杂货店老板喂养的一只灰猫总爱光顾面包师的面包房,它悄悄溜进去,一会儿又出来。面包师头发和胡子上总是沾满面粉,拿着棍子或空奶瓶跟在后面,一边骂,一边挥着手臂。猫已跑得无影无踪,他却还在乱扔着棍子……在小巷里。这只猫总是蹲伏在一个垃圾桶后面,桶里装满了烂纸和碎玻璃瓶,黑压压的苍蝇在上面飞来飞去……。

这就是浓缩了的小镇情境。见一斑以窥全豹,这就是安德森创造的典型化了的环境:平庸、粗俗、腐烂、无情的人与人之间、人与物之间的关系。这就是他的主人公伊丽莎白悲剧命运的所在。

三

在应用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同时,安德森更重视人物内心世界深层次的揭露。他善于把人物复杂多变、不断流动的心理活动作为描写的对象,笔触直接突进到人物内心而不是从旁去叙述故事情节,描绘人物语言动作,分析评论人物的思想感情,所以他塑造的人物和传统手法写出来的人物不同,视觉形象相对模糊,却仿佛能听到他心灵搏动的声音,具有更多的想像空间和震动人心的力量。

“意识流”手法特别适用于畸形人物病态心理的描述。因为畸形人物的思维是不规则的、富于幻想的、不现实的、时空颠倒的,但却不是无缘无故的。一个个被切割的片断,在心理流程中交织、揉合,使人物主观的情思、意念成为客观的人、事、景物的反映,显得真实、生动,而且这种激流是依靠意象这一特殊的形式进行的,“使之产生审美多层次与多空间,以取代那种平面的、机械的‘单镜头’手法。”^[4]有人却认为安德森的作品“没有头也没有尾,零散、不

系统,只是些思想片断。”^[2]因此得出结论说,它是“印象主义”的。但笔者认为小说《母亲》中的思想片断即意象,看起来各自孤独却结为一体,显得偶然又必然,零乱而完整。作者为了避免意象的杂乱、琐碎和无目的性,对此进行了精心的疏导和整理,保持了鲜活和生动的特点,就像电影中运用蒙太奇手法对其情节进行恰当剪辑和连接一样,是意识流小说成功的又一范例。小说中主人公母亲的“意识屏幕上流动着一条清晰可见的心理激流,似乎作者已钻进了这个人物的内心深处,把她在生活中的心理现象披露在我们面前,写出了一个人孤独、失望、恍惚、怅惘、恐惧和仇恨的母亲形象。这样的人物形象和读者的关系,是更直接的心的相通。她以无保留的袒露的心声来取得读者的理解。

母亲的内心世界有两个阶段:青春时期是对于美和爱的追求;后一阶段是追求的幻灭、畸形变态心理的萌生和发展。其表现有时是触景生情的偶然暴发,如看到面包师追打猫的时候,她感到自己也成了猫。有时是长期郁积,如对儿子病态的爱和对丈夫日益增长的仇恨,突出地表现在她的祈祷中。她的祈祷,就是她的意识流的自白。

她祈祷:“即使我死了,我也要想办法使你免遭失败。”“如果我死了,看见他成了一个像我这样既无意义又无生气的人,我一定要回来。”这是出于母爱的幻想。“现在我请求上帝给我那种特权。我需要它。我决心为它付出代价。上帝可能用拳头打我,我决心承受任何给予我的打击……”这就是不计一切,超乎一般的母爱了。这已经不是祈祷,而是声嘶力竭的叫喊。作者为了强化这种狂热的感情,还写了她形体的变异:全身颤抖,眼睛闪闪发光,已近乎疯狂。祈祷是在地板上跪着进行的,可见其庄严神圣。可是在说完这些话后,她又“模糊”地加了一句:“也不要使他变得漂亮,不要让他成功。”这句话明显地与祈祷的内容矛盾,母亲为什么要“模糊”地加上这一句呢?

其实,这正是母亲心灵深处更深一层的矛盾。这显然是由弗洛伊德的“恋母情结”演化而成的“恋子情结”,是这一深层次无意识的心理揭露。明白了这一点,就可以看出,在这篇作品中,这种情结多次出现于母亲的无意识意识流中。

为什么母亲在儿子面前“总是感到羞怯,默默不语”?为什么与儿子的深厚感情“建立在少女时的梦想上”?为什么在七月的一个晚上,她病倒许多天,儿子没来看过她?这时“忧虑的心情吹旺了身上微

弱的生命之火,她爬下床,穿上衣服,急急忙忙穿过过道向儿子房间走去”。她会“由于过分害怕而全身发抖?她害怕碰见孩子,当发现孩子呆在屋里,又会很高兴”(他没有如她想像的那样“和女孩子们去散步”)。“在她孤独躺在床上的漫长时间里,曾经拜访过她的那些小小的担忧已经变成了庞然大物”(这“小小的担忧”是什么?“庞然大物”又是什么?),现在都消失了,因此,她“充满感激地低声说道:我(可以安心地)回到房间就睡。”显然,她的担忧就是害怕女孩子夺走儿子的爱,这种忧虑已发展为“庞然大物”。既然不是这样,就可以安心睡觉了。

伊丽莎白也曾经同汤姆一起散步,同那些旅客一样,他给她温存,以接吻开始,经过一番狂热的激动之后,却以哭哭啼啼告终。后来甚至变成相互仇恨了。汤姆也是另一类型的畸人,终日生活在自己的幻想里。他一事无成,却认为自己是一个有成就的人,是这个城镇的重要人物之一。他梦想进入国会,还梦想当州长。当这些幻想不能实现时,他就迁怒于伊丽莎白和旅馆。特别是他对儿子的谆谆教诲使母亲不能容忍。这是汤姆和伊丽莎白对儿子的一场争夺战。母亲自言自语地说:“我要采取行动了,有一种东西威胁着我的孩子,我要把它赶走。”她的仇恨迅速扩大,膨胀。多年来,她仇恨丈夫,这种仇恨原来仅仅是其仇恨的一部分,但现在成了她全部的仇恨了。和前面的强化狂热的感情一样,作者在描写疯狂的仇恨时,也写了母亲的动作与形象:捏紧拳头,怒目环视四周,取出一把缝剪剪刀,像一把匕首似的拿在手里。大声地说着:“我要杀死他!”

但是,这仍然只是意识流加形象的变异而已。

温斯堡镇像一湖死水里扔下了几个石子,激起了小小的浪花,顷刻之间,石子不见,浪花消失,一切仍归于平静。

小说的末尾是:乔治准备离开温斯堡镇,到城里去,来向母亲辞行。其时,他虽然还不明确自己今后

的道路,但是,他与温斯堡镇的许多女性已有长时间的接触,领悟了艺术和人生的真谛。母亲听了非常高兴。乔治并没有告诉父亲,他没有接受父亲的忠告。他不是畸人,没有接受畸人的影响,他将要走一条新路。小说在结尾处呈现了一道曙光,显示出安德森的乐观向上和人道主义精神。

参考文献:

- [1] 胡正学,巴文华,等.外国文学教程[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3.
- [2] 董衡翼.美国现代小说家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
- [3] 欧文·豪.舍伍德·安德森[M].斯丹福德大学出版社,1951.
- [4] 王干.时空的切合:意向的蒙太奇与瞬间隐喻[J].文学评论,1988,(6).
- [5] 伍蠡甫.现代西方文论选[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
- [6] 张强.舍伍德·安德森研究综论[J].外国文学研究,2003,(1).
- [7] 任小明.舍伍德·安德森及其短篇小说[J].四川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7,(1).
- [8] 方智敏.舍伍德短篇小说中的神秘与美[J].福建外语,1998,(2).
- [9] 周红.创作与爱——从《真情永存》试析安德森的创作动力[J].云南师范大学学报,1997,(3).
- [10] 杜平.畸人心态录——《小城畸人》的思想内涵与艺术特色[J].四川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7,(11).
- [11] 何征.对《小城畸人》的女性阅读[J].四川外语学院学报,2001,(3).
- [12] 陈鸿琴,李素洁.透视内心的隔膜——浅析安德森的短篇小说《没有点亮的灯》[J].重庆交通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3).

[责任编辑 陈志和]